
目 录



序 摇言 (员)

第一章 摇古代人和现代人 (员)

人类之古—种族、语言、文明的发展所必需的时间—石器时期人的遗迹—以后阶段—冲积层的早期

第二章 摇人和其他动物 (猿)

脊椎动物—种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猿和人—构造的比较—手和脚—毛发—面部特征—脑—低级动物和人的智力

第三章 摇人类种族 (源)

种族的差异—身躯和肢体的长短—头颅—面部特征—肤色—毛发—身体构造—气质—种族的类型—稳定性—混血人种—变化—人种的分类

第四章 摇语言 (怨)

表征的采用—动作语—用声音表示的动作—自然语—动物的表达方式—语言中富有感情和模仿的声音—声音和意义的变化—用另一种声音表现意义—儿童语言—字音清晰的语言 ;它跟自然语的关系—语言的起源

第五章 摇语言(续) (员)

字句清晰的语言—意义的发展—抽象的词—实词和语法意义的词—词类—句子—分解语言—词的配合—综合语言—词冠—音变—词根—句法—支配与一致—性—语言的发展



第六章 摇语言和种类 (154)

语言的掌握与丧失—祖先的语言—语族—雅利安语族—闪米特语族 柏柏尔语族 等等—鞑靼语族或图兰语族—东南亚语族—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达罗毗荼语族—非洲语族 班图语族 霍屯督语族—美洲语族—早期语言和种族

第七章 摇文字 (155)

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形声文字—中国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正字法—印刷出版

第八章 摇技术 (156)

工具的发展—棍棒,锤子—石片—斧头—马刀,刀—枪矛,短剑,剑—木匠工具—投掷武器,镖枪—投石器,投矛器,弓和箭—吹管,火枪—机械力—四轮车—手挽石磨—钻子—车床—螺旋—水磨和风磨

第九章 摇技术(续) (157)

获取自然送给的食物—狩猎—设陷阱捕捉—捕鱼—农业—农业工具—田地—牲畜,牧场—战争—武器—甲冑—原始社会中的战争学—较高级民族的战争学

第十章 摇技术(续) (158)

住所:山洞,窝棚,帐篷,房屋,石和砖的建筑—拱形圆顶—建筑术的发展—装饰—皮肤染色—文身—使头相变形—装饰品—用树皮、兽皮等制的衣服—席子—纺纱,织布,缝纫—衣服—航海术 对能漂浮东西的利用,小舟,筏,平衡杆,划水轮和桨,帆,帆船和巨舟

第十一章 摇技术(续) (159)

火—烹调法—面包及其他—饮料—燃料—照明—器皿—陶器—玻璃器具—金属—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交易—货币—贸易

第十二章 摇文艺 (160)

诗歌:诗和韵律。头韵和脚韵。诗歌的比喻—歌词,曲调,和声—乐器—舞蹈—戏剧—雕刻和绘画—古代和现代的艺术—游戏



第十三章摇科学	(源圆)
科学—计算和算术—测量与衡量—几何学—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地质学—推理的方法—魔法	
第十四章摇精灵世界	(猿园)
低级种族的宗教—灵魂—埋葬—来生—灵魂的迁移—神的祖先—恶魔—自然的精灵—神祇—对神的崇拜—道德的影响	
第十五章摇历史和神话	(猿圆)
传说—诗歌—虚构中的事实—最古的叙事诗和书面作品—古代的记事和历史—神话—神话的解释—神话的传播	
第十六章摇社会	(猿圆)
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家庭—低级种族的道德—舆论和社会风俗—道德的提高—复仇和司法—战争—财产—法律—家庭的权利和义务—宗法的和军事的领袖—民族—社会阶级—统治	
参考书目	(源源)
人名译名对照表	(源圆)
民族名称译名对照表	(源圆)
译后记	(源圆)
初版校后记	(源圆)
再版校后记	(源圆)

《原始文化经典译丛》总序



摇摇这套《原始文化经典译丛》共十几本书，十几年前曾经陆续出过一版，反响颇好，但印数不多，只有千册，很快售罄，早已绝版。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印行，要求我写一篇总序，说说主编这套译丛的初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兴起，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进和借鉴国外学术成就之风也日渐强劲，一大批时新的著作被译介过来，其中不乏知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当然，也还有不少很难说有什么原创价值的一般出版物。有的书是可以作为经典来读的，而有的书不过是经典性著作中原创性思想的演绎和发展；当然，还有不少的书仅仅是对已有学术观点进行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的粗制滥造。于是，对于广大读者说来，正确的选择阅读书目便是有效利用有限时间的诀窍。同时，译介者和出版者在确定翻译和出版的书目时也多有所鉴别，多为读者着想的责任。

知识的发展和演进是有继承性的。再时新的思想和理论，如果仔细考校，一定会找到它承继的渊源。说一句极端的话：什么是发明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用新的思维，重新回忆，或者重新解读、重新阐发已经被彻底忘掉的事物或对象。

国外学者，是跟随他们学术发展的进程，一路走过来的。我国年轻一代学者，在与国外学术进程隔绝了几十年后，突然间接触到如潮水般涌来



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和论调,难免会眼花缭乱,饥不择食,仿佛一切都那么新鲜,都那么“可贵”,都是开天辟地第一章,而并不过问它们是否是前人某些原创思想的某种形式的“发酵”。

针对这些情况,于是我想,应该设法填补我们关于国外文化学研究历程的一段空白,把那些时新的理论和时新的观点所因袭的、所演绎的、所发挥的许多原有的经典性的著作,翻译过来,使大家走一条捷径,掌握这些时新的著作的“始祖性”的基本原理,以期深刻和高屋建瓴地理解这些时新著作的真谛。于是便产生了这一套译丛。

这套丛书总体说来,对于民间文化研究者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它们大都面世了大半个世纪以上,有的甚或超过了一个或一个半世纪,正因为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便更显示出它们的真理性的品质。扩而大之,对于所有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工作者以及广大爱好者来说,这套丛书都是值得细读的出版物。

说起原始文化,似乎与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并无密切关系。大自然的造物,在设计人的造型的时候,把两只眼睛放在前面,仿佛是要我们只关注未来,我们的两个脚面也被塑造为朝向前面,仿佛是要我们不断地走向未来。然而,任何未来,都是昨天的继续。只有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原始文化,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创造明天。原始文化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一个遥远的但确实是十分坚实的、十分本真的基础和原发点。

这套译丛所选的各个书目的经典意义,还在于他们都曾经是各自时代的学术前沿。由于这些作者的杰出的见解和发明,使他们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权威。既是前沿,便可生发,便是学术的生长点;既是发明,必有新意,不仅有观点的建树,而且有方法的更新。这样的经典性的著作,有挖掘不尽的奥义,会向我们提供灵感,提供吸纳不尽的滋养,会激发我们的



思考 ,会使我们的学理探讨张开远飞的翅膀。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这就是权威的力量。

这些书 ,我相信 ,会是常读常新的。

刘魁立

二〇〇九年 源月 ,北京

序 摇言



摇摇在教育科目日渐增多的时代，在研究者负荷很重的双肩再放上一门新学科，乍一看像是增加他的困难。但事实说明，人类学只会快捷地促使研究负担的减轻，而不会加重。在山区可以见到，挑夫搬运重物时，除了这些重物之外，还甘愿增加一条挑这些重物的扁担，因为他们发现，扁担的重量可以用扁担挑运的极大方便作为更大的报偿，它既能担承货物，又能使挑物平衡。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科学，也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研究和学习时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每一门科学或艺术因何而存在，它们在一系列生活需要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当他多少了解了它们的早期历史，并且知道它们是怎样由于人类生存的最简单的需要和条件而产生时，他就会发现自己更有能力掌握它们，否则他就不得不——这是极为常见的——在从事某门并不清楚的科目的研究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它的中间开始。当他熟悉了人通过动作和呼喊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原始方式，并且认识到字音清晰的语言的高级方式不过是类似的低级方式的改进时，他就会在语言科学的研究中做出更好的成绩，强似他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直接陷入语法的全部精细结构当中。这种精细的结构如果不加应有的说明，就会使人认为是杂乱无章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其说是启发研究者，倒不如说很快就把他搞糊涂了。许多初学者不愿意按欧几



里得^①所讲述的方式来学习几何学,三个学生中未必有一个真正理解他究竟在做什么——这首先是因为人们没有一开始就把具有实际意义的理智的出发点教给学生,而古代的木匠和建筑师们,当他们在自己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始确定高度和距离的关系时,却能站在这个出发点之上。研究法律学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会一下子扑向法律系统的一切烦琐和混乱之中。这个法律系统在成千年的过程中,通过斗争、改造乃至失败而大大发展了——但如果他对适合于蒙昧和野蛮部族需要的最简单的法律形式如何发生有所认识,那他的途径也就会清晰得多。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列举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全部学科——没有哪一门学科会不因为首先熟悉其历史和熟悉它在整个关于人的科学中的地位,而学起来更易深入。

基于这一目的,本书与其说是人类学大全,毋宁说是人类学引论。它不研讨那些为已经获得或正在接受英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读者所难以理解的十分专门的课题,例如阐述关于按照头颅的测定来区分人种的最新的细致研究等等,除了研究解剖学的人以外,这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尽可能详尽地按照各学科门类来写定各章,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更为细密的研究,还是应该让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来做。

人类科学的各部门是极为多样的,扩展开来可分为躯体和灵魂,语言和音乐,火的取得和道德,然而同时它们又全都涉及这样一些对象,其本性和历史都需要从每一个有知识的人的方面来注意和思考。但是,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对象,即使大胆地作最为基本的处理,对任何一个单独的作者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由于是这样的一项任务,我有权请求读者以

^①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前250):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十三卷,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数学著作。他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其中还包括数论的许多成果。——译注



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完成这一任务时所出现的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些在各个知识部门占据荣誉地位、我可以把各种疑难向之请教的人士的齐心协助,我甚至不可能试图完成这一任务。我应当特别感谢赫胥黎^①教授、艾·阿·弗利曼(耘粵及刑粵七粵)博士、亨利·梅因(勻孺粵粵)先生、伯奇(月粵粵)博士、弗兰克斯(云孺粵粵)先生、弗劳尔(云孺粵粵)教授、彼特·原里弗斯(孺孺原孺孺孺)陆军少将、塞斯(孺孺粵)教授、贝多(月孺粵粵)博士、德·塔克(阅孺孺孺孺)博士、乌·克·道格拉斯(宰孺孺孺)教授、拉塞尔·马蒂诺(孺孺孺孺孺孺孺)先生、加尼特(孺孺孺孺)先生、亨利·斯维特(勻孺孺孺孺)先生、拉德勒(孺孺孺)先生和其他许多人,对其他一些人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能表示感谢。种族图像是根据照片制版的,其中许多是征得哈德斯菲尔德(勻孺孺孺孺孺)的达曼(阅孺孺孺)先生的同意,从他们著名的《民族学像集》中借取来的。

耘粵及刑粵七粵

^① 赫胥黎(耘粵及刑粵七粵)英国博物学家。他支持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最早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之一。在哲学上,他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一词,认为人们只能认识感觉现象,“物质实体”和上帝、灵魂一样,都是不可知的。但是他在解决一些具体的自然科学问题时,却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天演论》等。——译注

第摇一摇章

古代人和现代人



摇摇人类之古—种族、语言、文明的发展所必需的时间—石器时期人的遗迹—以后阶段—冲积层的早期

谁要了解人类如何达到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就应当先明确知道：人们是不久前才到达地球的外来者呢，还是地球上的固有居民？他们是一出现就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并具有现成的生活形式呢，还是在许多世纪的长时期中，才逐渐形成这些种族及其生活形式？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人类各个不同的种族，他们的语言、文明和最为古老的文化遗留进行一番大略的认识，并且看一看用这种方法所能得到的那些有利于说明人类自古就生存在地球上的证据。有了这些认识同时也有助于以后各章对人及其生活方式作较全面的分析。

我们先从人类的不同种族说起。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站在利物浦或伦敦的某个码头上观察一群群各种不同种族的人们，跟我们的种族差别最大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非洲黑种人的形象：他们的皮肤是如此棕黑，俗称他们为黑人，他们的头发是如此漆黑又天然拳曲，我们称之为浓密鬈发。但是，这些并没有完全说明他们跟我们不同的特征。白人用黑颜料把自己的脸涂黑，把自己的头发拳曲起来，也可以使自己具有黑人的外



貌。而实际上,这种伪装假扮是极不高明的,因为黑人的面部特征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都十分熟悉他们那扁平的鼻子,宽阔的鼻孔,厚而凸起的嘴唇,而当观察他们的侧脸的时候,就会看到十分凸出的下颚。卖带檐帽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黑人的头颅要比通常为英国人准备的带檐帽的椭圆狭窄一些。即使是在黑暗之中,根据接触皮肤所得到的特别光滑的感觉,尤其是根据那种一下子就能闻到的、跟别人全不相同的特种气味,就能够把黑人跟白人区别开来。在同一码头上,在东方轮船的乘务员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些明显的别的类型的人。南印度土著部族的人不像肤色较淡的上等印度人那样,而具有棕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像丝一般的波状头发,面部有宽阔的鼻子、大下巴和肥厚的嘴唇。中国人的形象是大家所熟悉的,观察者根据他们较欧洲人短小的身材,根据他们的黄肤色和平直的黑发,就可以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的面貌特点,可以从他们国家的瓷器和屏风的图像上细致地看出来,在这些器物图像上,可以看到鼻孔略略上翘的鼻子、凸出的颧骨、眼角向上的眼睛。我们把手指按在我们自己两眼的外侧角上,向上抬起两个眼角,就能模仿这种眼睛。把诸如此类种族的人跟我们国家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人在体形和面貌上的特征是极为不同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好像我们已经商定这样来称呼自己——至少也有两种不同的种族类型。当乘坐一艘从哥本哈根开出的商船时,我们会发现船员大部分是由浅色皮肤、金发、碧眼的人组成,这和停泊在我们船旁的热那亚船只形成鲜明的对照,那艘船上的水手几乎全是黝黑的脸色、明亮的黑眼睛和黑头发。这两种种族类型正确表明为金发白人(泰奥原增译)和黑发白人(岱奥原增译)。

种族的划分到最近一个时期才借助科学的方法有了改进。由于种族的划分跟关于本国人和外地人、侵略者和被征服者、自由人和奴隶等政治



问题都有联系,它从一开始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种族的特征从来就成为人们热心观察的对象。在美利坚合众国南方的一些州,直到消灭奴隶制度以前,黑人出身的种种特征仍要被十分精确地登记下来。不仅精确地将混血种分类为黑白人混血儿、再混血儿^①、多混血儿,而且即使混血已经十分微弱,除了人所常有的脸孔肤色略黑一点以外,一般的眼力再也看不出什么,但作为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敢于坐到公共餐桌旁的时候,人们就要强迫他伸出手来,并根据指甲根的黑色认出他祖源于非洲的标记。

既然大量的种族差别如此明显,就可能期望古代的题铭和绘画也能提供某种关于有史时代最初的人类种族概念。埃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在埃及,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溯自四千年前埃及人的绘画,画中的埃及人有跟现代人同样的特征。在第六王朝时代,在大约公元前 2284 年,著名法老的题铭提到了纳西(奈菲塞)或黑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在埃及军队中服役并接受训练。在第十二王朝时代,在克奴赫特普(奈菲塞)的墓壁上描绘了阿木人(埃及)的行列。根据他们的特征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跟叙利亚人(奈菲塞)和希伯来人^②属于同一种族。在第十八王朝,在法老墓的壁画中,很好地保留了用彩色描绘的由埃及人划分的四大种族形象。首先是棕红色的埃及人;其次是巴勒斯坦(奈菲塞)居民,他们侧脸如鹰,肤色黝黑;然后是扁鼻厚唇的非洲黑人;最后是白皮肤的利比亚人(奈菲塞)。由此可见,当时人类由于肤色和特征不同,已经分成十分显著的种族。古代的这种类型划分清楚到这种地

① 再混血儿 指白人和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再同白人所生的子女。——译注

② 希伯来人(奈菲塞) 犹太人(奈菲塞)的古称,闪米特人的一支,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族的名称传说不一,一说该族自幼发拉底河边移居迦南,被土著称为“希伯来”,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一说据《圣经》来自亚伯拉罕的曾孙犹太,故又称“犹太人”。——译注



步,以至于现在还仍然能够识别出来。古代遗迹上的埃塞俄比亚人(~~劫掠部~~ ~~部落~~),在今天还能找到完全相像者。埃及尽管遭受过无数次外国侵略,大量农村居民仍然保留了十分纯洁的血统,所以从他们中间能毫不困难地挑出与法老时代完全相像的人。只要用旧文献的古体风格描绘一下他们的肖像:在转为侧脸和侧身姿态时眼睛直瞧着观众,那么,那样的一些埃及人立刻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在旧时即抓以色列人(~~隔海定案~~)作奴隶的时期就照这种方式来描绘自己。古代埃及人的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或希伯来人俘虏的画像,同样显示着那些以色列型的最为鲜明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现时在欧洲任何城市中都可以见到。简言之,古代文献、地理和历史的材料都证明,伟大的人类人种的划分并非始于近时,而是早在史前就确定了。很明显,如果将通过种族通婚(~~圣德雅那那~~ ~~通婚~~)而形成的混合种族除外,从那时起种族的变化是很微弱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有史时代仅仅看作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新时期。在它的后面还有史前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完成了人类种族形成的主要历程和它们在全世界的传布。虽然没有任何确定这一时期久长的标准,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作为一个极长的时期。如果看一看用各种颜色标明每一地区居住的种族的民族学地图,那我们就会一目了然,世界居民的种族并非是偶然配置的,这里是白种,那里是棕种,在它们之间或是黑种。与此相反,在广大地区种族的整个传布,像是人在那里生活成长,就成了那里的一种特殊的种族类型,显然,这是或多或少跟居住地区的气候有关的。十分明显,大量的黑种人,属于近赤道的非洲和东方列岛;黄种人,属于中亚和南亚;白种人,属于气候温和的亚洲和欧洲。依据地图甚至可以推测出某些地方是某地区最初的中心,各种族在这些中心区形成以后,逐步从这里开始广泛深入地向外传布。当然,如某些人所设想的



那样——黑种人、蒙古种人、白种人以及其他种族若是各自分离的，每一种族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中单独产生的话，那么，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人就可以把地球住满，因为各种族只需从各自的诞生地向外传布就够了。但是，以研究动物的类别和品种为职分的现代动物学家们，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评判人。他们依据两个主要原因，反对这种人类多元起源论。第一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部族，从最黑的到最白的，其躯体构造和智力机能具有如此普遍的相同点，这种相同点或许只有用起源于同一的、时间不论有多么遥远的祖先来解释才最完满、最合理。第二是因为所有人类种族，不管其形态和肤色如何，都能够通婚并形成各种混血种，如新大陆上由于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进行通婚而产生的千百万黑白种混血儿以及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而这正好为所有人类种族指明有个共同的祖先。因此，我们可以用人类种族统一论来作为最符合日常经验和科学研究的理论。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解决下列问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是极不完善的。那问题是，现在的黑人、鞑靼人（~~鞑靼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种族祖先，在还未分成独立分支时，这些人类祖先的体形和智力的特征究竟是怎样的。同样，我们暂时也还不清楚，是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这些分支或种族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头颅形式，形成了不同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现在，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各种族先祖的特征有多少是由他们的后裔继承了，并由同一种族各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巩固了下来；或者，在弱、愚钝的部族为了基地和生存在斗争中逐渐消亡，强悍、勇敢、有才能的部族得以生存下来。从优胜者传下来的民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多少祖先的印记；或者，全是迁徙来的部族，由于气候、食物和习惯的改变，在人体上发生了多少变化，因为人类住遍全球是和适应不同地方生活的新种族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人类种族变化过程中，不管有哪些明显的和较



不明显的原因在起作用,不能设想,这样的一些差别,例如英国人和黄金海岸黑人之间的那些差别,是由某些微末的种的变化来决定的。与此相反,这些差别在动物学上具有如此之大的重要性,以至于人们拿它跟自然科学家用来确定品种归属的动物之间的差别相比拟,例如圆前额的棕色熊和白毛、长扁头的两极熊之间的差别。因此,假如我们设想的非洲人、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先祖确有个统一的整体种族时代,那么,种族同一起源的理论理应得以成立,这一设想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和经历这种变化的漫长时间,它远比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变化时间更长。按照我们的假设,我们站在码头上,如果以这种观点去观察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去研究他们,就会在他们中间看到遥远的过去,因为每一个中国人或黑人,在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古代人类的生动标记。

现在再走得远些。是什么能告诉我们人在地球上生存之远古时代呢,是人的语言吗?原来在世上彼此不同的语言有近千种。但是,一眼就能发现,它们完全不是单独产生的。有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显示出十分接近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些语言都起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这些语言就称做一个语族,可以把最著名的语族之一作为语言形成方式的例证。在古时,拉丁语(我们是在广义地使用这个词)是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地区的语言,然而随着罗马帝国领域的扩张,它也就传到广远地方,取代了各地方原来的语言。在到处都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拉丁语便作为罗曼语族的开端。众所周知,这个语族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分别经历数个世纪之后,这些语言已经彼此不同到哪种程度,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判断:迪耶普(阅~~德~~来的水手说的话,在马拉加(配~~德~~)

